

理论探讨

略论中国传统性医学的形成与伦理观

西苑医院 陈可冀 李春生
中国中医研究院 老年医学研究所

性医学是研究男女性保健及其疾病防治的学问。在中国传统医学中,多列入“接阴”、“房中”、“居室”等养生范畴,“种子方药”及性功能障碍的治疗,也是其重要内容。

中国传统性医学是一门研究和发展得较早的学科。在距今大约两千五百年前的战国时代,便产生了性医学研究的雏形。儒家学派的孟轲,于其著作《孟子·告子上》中,首先提出了“食、色,性也”的论点。认为食欲和性欲,是人的两种本能。战国末年,秦相吕不韦编著《吕氏春秋》,列《情欲》专篇,指出:“人与天地也同,万物之形虽异,其情体一也。”强调“此二者,生死存亡之本也”“古人得道者生以寿长,声色滋味能久乐之,奚故论早定也”。讨论了食、性同延年益寿的关系。

据历史书籍记载,汉代研究性医学的著述很多。西汉成书的《礼记·礼运篇》认为,“饮食男女,人之大欲存焉;死亡贫苦,人之大恶存焉。故欲恶者,心之大端也。”在这里,“男女”指性欲,“大端”犹言人的重要本性,系将性生活作为人生理、心理上不可避免的需求提出来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简《养生方》、《天下至道谈》两书,对“接阴”、“合男女”等性生活的原则、方式、方法、步骤、注意事项及其与健康长寿的关系,都作了详细论述,成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性保健专著。东汉班固撰《汉书·艺文志》,曾把“方技”列为一类,分医经、经方、房中、神仙四种。前两种共18家,400多卷;后两种也是18家,差不多400卷。房中即占8家,百六十八卷。表明在这段时期,性生活研究曾是一门时髦的学问。

魏、晋、南北朝以至隋唐时代,有关性

保健的著述亦丰。现今保存下来的有:唐·孙思邈《备急千金要方·房中补益》篇,王焘《外台秘要·素女经》,白行简《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》,散见于日本人丹波康赖《医心方》卷二十八之《玉房秘诀》《玉房指要》《素女经》《玄女经》《洞玄子》《养生要集》《蜃墓图经》的部分章节,阐述内容颇为广博。

南宋以后,由于封建礼教的逐渐强化,性医学被列入“旁门左道”范围之内,发展受到限制。特别是清代晚近,这类研究只能“尽在不言中”,讳莫如深,其著作流传覆盖面更为不广。当前所能看到的有:明·洪基《摄生秘剖》,无名氏《墨娥小录》,陈文治《广嗣全诀》,清·王实颖《广嗣五种备要》等。上述著作的部分章节虽谈到性保健问题,但均侧重于药物治疗。性疾病的治疗,皆散见于各家著作的补益门之内。元、明、清三朝宫廷医学及这一时代延寿方药著述,均从“心、牙、眼、性”与衰老关系的角度,讨论了人体的性保健。明代成书的道教经典《正统道藏》里,对性生活也有很多论述,但因其驳杂不纯,言不雅训,“缙绅先生难言之矣”,故医书一般不予收录。

中国医学对性生活的传统伦理观,概括起来有如下四方面:

首先,认为性生活是繁衍后代必不可少的环节。《灵枢·经脉篇》说:“人始生,先成精。”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进一步指出:“丈夫……二八,肾气盛,精气溢泻,阴阳和,故能有子。”清代石光瑛《仁寿编》卷三引胡氏孝之论云:“男女交媾,其所以凝结而成胎……一点先天灵气,萌于情欲之感者,妙合于其间。”这些论述,表明男女结婚生育后代,须通过性生活来实现。

传统礼教有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之训，可知为了人口的繁衍，是不主张不切实际禁欲的。

其次，认为性生活是人类正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古人将男女“居室”，看做“人之大伦”，坦率地说“欲不可绝”。《备急千金要方》指出：“男不可无女，女不可无男。无女则意动，意动则神劳，神劳则损寿。”《玄女经》强调，“阴阳不交，则生痼疾之疾，故幽闲怨旷多病”。元·李鹏飞《三元参赞延寿书》云：“男子以精为主，女子以血为主，故精盛则思室，血盛则怀胎。若孤阳绝阴，独阴无阳，欲心炽而不遂，则阴阳交争，乍寒乍热，久而为劳。”证明中国的风俗习惯历来将性生活作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来看待。中国人既反对那种把性爱看得高于一切，过多地去追求庸俗低级的性感受的趋向，也不应当把这类问题看成是神秘的、卑鄙可耻的。

再次，强调正常的性生活有利于保健延寿。汉简《养生方》说，“接阴”治神气之道，“虚者可使充盈，壮者可使久荣，老者可使长生”⁽¹⁾。广东省调查了177名百岁老人，除2名未婚外，其余175人都结过婚，158名老人均生育过子女⁽²⁾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通过研究老年心理学概况，指出“丧偶是老年人的重大精神刺激，常常带来严重情绪障碍。严重者得使配偶的另一方，在若干时间内随之死亡”⁽³⁾。从性医学的角度考察，结婚一般标志着正常性生活的存在，生育是正常性生活的必然结果，丧偶则是正常性生活的消失。因此，古人所说正常性生活有利于抗老增寿的观点，确有一定道理。

最后，告诫不正常的性生活，可能导致患病、早衰和夭亡。中国正统性见解反对性欲主义(Sexualism)，不以性感满足为至高目的，却重视伦理上的意义。《吕氏春秋·本生篇》说：“糜曼皓齿，郑卫之音，务以自乐，命之曰伐性之斧。”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亦称当时之人“醉以入房，以欲竭其精，以耗(好)散其真，不知持满，不时御神，务快其心，逆于生乐，起居无节，故半百而衰矣”。梁·陶弘景《养性延命录》认为，美色妖丽，嫖娼盈房，可以导致

“虚损之祸”。唐·孙思邈曾在《备急千金要方·房中补益》篇谈到，正观初年有一野老，年七十余，自觉数日来阳气益盛，“思与家姬昼寝，春事皆成”，四十天后发病而死。指出此人于膏火将尽之时，更去其油，故“明止则灭”。他还强调，人有所怒，血气未定，因以交合，可能“令人发痼疽”；忍小便交合，可能使人“淋，茎中痛，面失血色”；远行疲乏入房，可能为“五劳虚损，少子”。妇人月事未绝而与交合，可能“令人成病”。此外，大风、大雨、大寒、大暑、雷电霹雳、火光之下、神庙佛寺之中、井灶圉厕之侧、坟墓尸柩之傍，悉皆不可交合。否则，由于精神过度紧张或恐惧，不仅“损男百倍”，亦会“令女得病”。以上论述，宋代以后均被奉为性保健之圭臬。元代《三元参赞延寿书》指出，勉强房劳，可以使人“精极，体瘦羸羸，惊悸梦泄，遗沥便浊，阴痿，小腹里急，面黑耳聩”。清代石成金《长生秘诀》总结出色欲六戒，即：寒暑、雷雨、醉饱、恼怒、衰老、疾病戒房事。至此，主要针对男子的节欲学说，便日趋完善化。

荷兰汉学家、文学博士高罗佩(R·H·Van Gulik)，在日本发现中国明代万历年间刊印之《繁花丽锦》《风流绝畅》等有关性生活的书籍，并翻阅了中文著作250种，用英文撰写了《中国古代房内考》(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)一书⁽⁴⁾，认为中国人不是禁欲主义者，也不是纵欲主义者，自古以来就有人提倡正常的、健康的性生活。这种处于天理的、有道德的性生活，促进中国人长寿。笔者同意高氏的看法。

参 考 文 献

- (1) 王明辉. 性医学与摄生的关系. 中医药信息报. 1986年5月3日, 第二版.
- (2) 徐国均, 等. 广东省百岁老人分布及长寿因素分析——附177例调查报告. 第一届全国老年学学术讨论会交流论文. 1986.
- (3) 许淑莲. 老年心理学研究概况. 第一届全国老年学学术讨论会交流论文. 1986.
- (4) R·H·Van Gulik (高罗佩). 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(中国古代房内考). Leiden E·J·Brill, 1974.